

万年的三界战场里究竟有什么

23

陆流说完那句话就沉默了，全然不管我内心掀起多大的惊涛骇浪。青叶见我神色变幻，低声问：「师妹，你怎么了？」

我摇头，又抱着吃瓜的心态往林天樱那边望。显然尘松是打算对她动手的，他一个化神期修士，一巴掌就能拍死她一个筑基期的小菜鸟。只是林天樱神情不变，低声说了些什么，尘松便止住了动作。

「达成合作了啊。」

我喃喃道，陆流颇为意外地看了我一眼：「你倒机灵。」

很快，尘松便带着尘樊和林天樱回到了这边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林天樱看了我，眼睛里的杀气根本毫不掩饰，我正要不甘示弱地瞪回去，尘松却喝止了她。

「林小友！绒绒小友是陆道友的爱徒，你这般行径，是何用意？」

林天樱瞥了尘樊一眼，舔狗果然尽职尽责地开口解释：「爷爷，这女人之前在一处远古遗迹中抢了天樱的东西！当时我们只有两人，而她带着几个结丹期的侍卫，我们打不过她。」

我冷笑：「尘道友好大的威风，竟然把我天元门的长老叫作侍卫！自古天材地宝都有缘者得之，你们既然修为不够，这东西便该是我的机缘，怎么成了我抢你们的东西？要点脸好不好？」

「你！」

尘樊怒视我，我不屑地盯回去，他果然更怒。陆流竟然十分赞赏地看了我一眼，又瞟向尘松，老头很有眼色地赶紧训斥：「闭嘴！」

于是争执告一段落，大家一起安静地等待结界开启。这中途我无意中往青叶那边看了一眼，果然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林天樱。

好像，除了陆流，其他人物和剧情都还在按原著走。

为什么陆流身上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？

我在心里默默思索着，无数答案一一从脑海中掠过，直至面前忽然传来轰然巨响，打断了我的思路。结界光幕碎裂，陆流带着我和青叶向内飞去。在穿过光幕的一刹那，我眼前一花，仿佛看到一缕光以惊人的速度窜进陆流的身体里，快得令我疑心那是我的错觉。

24

我们刚进去的落点是一处门派遗址。

断壁残垣，十分荒凉。

「师父。」我转脸望望身边的陆流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进来之后他似乎严肃了许多，也不怎么爱说话了，「我觉得这里的天地灵气.....怪怪的。」

「嗯，远古战场，都是如此。」

「师父以前来过吗？」

他似乎颇为意外地扫了我一眼：「三界战场千年开启一次，我如今不过百岁有余，怎么会来过？」

「我瞎猜的。」

我闭上嘴，不敢再多叨叨。陆流漫不经心地看着身边的废墟：「走吧，进去找找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」

修仙界的副本简直像一个大型的刺激战场，等着我们这群玩家去寻找能用的物品。我们往前走了一段路，渐渐显出清晰的门派与楼阁轮廓来。

林天樱说：「看样子这是一处人界的门派遗址。此处定有药园，我们去找找看吧。」

千年一开的战场，若有药园，其中的药材起码也得是千年以上。虽然看陆流一脸云淡风轻并不在意的模样，但对于女主这种结丹都没到的修士来说，绝对是一笔财富。

果然，我们搜寻一番后找到了一处药园，只是被倒塌的房屋掩埋了大半，完好无损的另一小半倒真长了些药材，不乏几样珍贵的。

我知道这里面有一株百潭果是从筑基到结丹时用的好药材，果然一转脸，林天樱眼中有欣喜之色一闪而过。

「等等！」我在她动手前叫住了她，「林小友，你何必这么急？这片药材是我们一同寻到的，总得商量好如何分配再动手采摘吧？」

林天樱冷冷地扫我一眼：「你叫我什么？」

「林小友啊。」我笑眯眯道。你要杀我，我纵然斗不过你的女主光环和护花使者，给你添添堵还是可以的，「毕竟我已经是结丹修士了，而小友你还在筑基，这般称呼也并无不妥呀。」

我发誓，我听到了陆流的笑声。

「哼！」林天樱冷笑，「结丹前辈，竟然打不过我这筑基后辈，说出来也不怕人笑话！」

「小友此言差矣。」我摇头，「提携后辈，乃是我等前辈应尽的义务。你瞧，尘道友当初宗门大比时，不也学我谦让了你，才让你拿到了冠军吗？难道你的意思是……尘道友技不如人？不会吧？」

比嘴炮我还没输过谁，何况我这故作惊讶装腔作势的语气自己听了都觉得阴阳怪气。果然林天樱不再跟我互怼，只对陆流和尘松道：「两位道友，我只要那一株百潭果即可，其他药材都交由前辈们分配。」

陆流看看我：「绒绒意下如何？」

我也看看他：「师父，绒绒嘴馋，见古书上说那百潭果香甜可口，早就想尝一尝了。」

「师妹！」青叶尽职尽责一舔狗，赶紧开口，且不赞成地看着我，「你已结丹，那百潭果对你毫无用处，为何不能让与林道友？」

25

我十分想给他一耳光。

想必陆流也是如此。

「师兄此言差矣。」我说，「你已是结丹修士，怎能平辈称呼林道友？岂非故意戏弄于她？」

「我.....」

「更何况，百潭果于林道友而言有修炼之效，修炼便是她的头等大事；而它于我而言虽然只是一个水果，但口腹之欲便是我的头等大事。既然都是头等大事，又有何贵贱之分呢？」

青叶张口结舌，败下阵来。

尘樊从乾坤袋里拿出一串东西给我：「秦道友，此物乃是古书上记载过的灵虚果，集百花香于一果，清甜可口，我用它换天樱的百潭果，如何？」

不愧是一往情深的男配，我没话讲了，从他手里接过果子，刚要往嘴里送，陆流忽然伸手拦住了我。

「师父？」

他伸手弹了道灵力进果子里绕了一圈，泰然自若地还给我：

「没问题，吃吧。」

尘樊的脸色极为难看。

其实这些药材对陆流来说根本无关紧要，但不知道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他暂时还没喜欢上女主，因此十分放任我为难她。

等一切瓜分完毕，我们又接着往里走。尘松说的那个仙莲门在战场的中心位置，而原文里提到仇天重塑身体的那间密室，似乎也在中心位置。

这两者之间.....会有什么关联吗？

说起仇天，他的灵魂力量十分强大，在这一处曾经是魔界主场的地方更明显。从刚一进来时，我就能隐隐从林天樱身上感受到一种压抑又晦暗的气息，只是不知道比原文修为高出一个等级的陆流有没有感觉到。

我这几天总是频繁地思考与陆流相关的事，譬如他的性格和修为为什么与原文不太一样，为什么对我好得不同寻常，为什么还没有对女主一见钟情。

要说他喜欢我，那确实是不大可能。修士修炼到陆流这个境界，大多清心寡欲，淡泊情爱，若非女主身上真的有光环，根本不会有那么多人死心塌地爱上她。

难道陆流和我一样是穿越的？还是.....重生的？

不对啊，就算是重生，上一世他和原主的交情也不至于好到这个地步，要说是愧疚，那也有些勉强。

我想得脑袋都疼了，我们也就这样在低空慢悠悠地飞了半天，下面的场景从平原切换到沼泽，气氛也变得压抑起来。

陆流忽然开口：「等一下。」

说实话，我们这边三个人，尘松大概也就只能看到陆流一个，因此他一开口老头马上就注意到了：「何事？陆道友？」

陆流停止飞行：「下面的沼泽里，有我要的东西。」

他说着，看了我一眼。

「我要去摘一株桥心草。」

26

桥心草，生于淤泥之中，长在极寒阴暗之地，因此有抵抗心魔之效。修士从结丹到元婴，是质变的水平飞跃，因此心魔是一大难关，稍不注意就会被吞噬，救都救不回来那种。

但桥心草十分珍贵，四周往往有厉害的凶兽守护。果然陆流刚往下落了点，沼泽中就有条灰色的尾巴迅速甩过，带起四溅的淤泥。

好在陆流反应实在迅速，袖子一挥，一道光幕闪出，把东西都挡在外面，维持住了他白衣一尘不染、仙风道骨的形象。

「这下面有一条毒灵蛟，修为应该在元婴期。只是妖兽向来肉体强横，这毒灵蛟又带有一丝龙族血脉，所以更加难对付。」

尘松在一旁尽职尽责解说完毕，我有一丝慌张。看看陆流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，抬手，一柄几近透明的短剑出现在他手里。

我认得这玩意儿，原著里提到过，这是陆流的本命法宝噬火，吞噬万火而成的玉料却凝成一块冰，融于无形，世间罕见。

原文里这东西出场的次数并不多，仅仅三次，都是为了帮助林天樱度过不同的难关。所以我没想到，这么快就能看到小说里最神秘的东西。

「去。」

陆流扔出短剑，淡淡吐出一个字。剑身渐渐融入空气里，且连一丝灵力波动都没有。这一手显然有震慑到尘松一行人，老头的脸上露出了惊疑不定的表情。

下一秒，短剑浮现在毒灵蛟七寸之处，仿佛毫无阻碍般深深插进了它的身体。悲惨灵兽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，然后钻入沼泽中消失不见。噬火则慢悠悠飞到那株桥心草上方，切下它带了回来。

陆流把东西收进玉盒里，笑眯眯道：「走吧。」

飞了一会儿，老头终归还是没忍住：「陆道友，你刚才用的那法宝，究竟是何来历？」

想来他必然害怕，修为到了他们这个阶层，正面硬刚鹿死谁手尚未可知，但如果用暗器偷袭，那结果就不好说了。

陆流轻描淡写：「是我的本命法宝，名唤噬火。道友见笑了。」

显然他并不打算详细介绍自己的法宝，尘松老头也就知趣地闭了嘴。我百无聊赖地站在飞行法器上，一边吃水果一边默默猜测战场中心位置的盛况。林天樱坐在飞舟一角闭眼打坐，我偷摸着看了一会儿，几乎能看到她身上那丝若有若无的黑气。

仇天这个男主的存在，总让我心里有些不安。倘若等下碰上中心位置那间密室，陆流能不能打得过他呢？

一日后，就在我无聊得快要睡着时，尘松老头的声音令我猛然一清醒：「仙莲门到了！」

我赶紧睁大眼睛往下看，下方云雾缭绕，仿佛遮天蔽日般掩盖了一切风景。唯一清晰的，是门前「仙莲门」三个大字，和站在那里一个面容凶戾的陌生男子。

陆流转头看着尘松，似笑非笑：「尘道友可从来没跟我说过，这里还有一只已经化了形的妖兽。」

27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化形的妖兽，说实话，长得和真正的人类没啥区别，只是眼神相当穷凶极恶，我只好默默闪躲，把危险交给陆流去面对。

妖兽大哥恶狠狠道：「卑鄙的人类！」

嗯？怎么好像对人类怨念很深的样子？

想必尘松老头也很明白先礼后兵的道理，他冲化形妖兽一拱手，客气道：「这位道友，敢问尊姓大名？不知你今日来这仙莲门所为何事？不如我们合作一番如何？」

「吾名金玄。」老哥笑了笑，咧出一口森森白牙，「至于合作，人类，你们别想了，我也是为夕翻莲而来。」

我刚在战场外面就寻思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，此刻听金玄再度提起，总算记起来了，夕翻莲，原作者起名也太随便了吧？

听金玄这么说，尘松老头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他勉强一笑：

「道友真是说笑了，夕翻莲是仙界赐给人类修士的神物，金玄道友是妖族修士，哪里用得到？」

金玄说：「那仙人和仙莲门的人都不知道死了几千年了，无主之物，想抢就抢，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做什么？你们人族修士果然一如既往的虚伪无耻。」

老头气得面色发青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冲上去和金玄干架了。但他毕竟是个化神期修士，微微冷静之后，转头给陆流递了个眼神。

陆流视若无睹：「既然如此，不如金道友先和我们一同进去看看。一般来说，这种天材地宝都有高阶妖兽守护，总要东西切

切实实拿到了手里，我们才好商量怎么分配吧。若是还没见到东西就斗争起来，岂非让利于他人。」

金玄想了想，大概觉得挺有道理，面色缓和下来。

于是我们这群人里又多了个妖兽，队伍再次壮大。

我扭头去看林天樱，她脸色十分难看，死死盯着金玄。

我有点迷惑。这只化形妖兽原文里并没有出现过，不过原文里也没提到什么夕翻莲的事情，或许是开启了什么隐藏剧情？林天樱出身平庸，毫无背景，按照前文的剧情，她必不可能与化形期的妖兽有什么恩怨。

那答案就只有一个了，这个金玄，肯定和仇天有过什么旧日恩怨。

算算时间，仇天也该出来了。

走进仙莲门之后，我对女主提起了十二分的警惕。

28

实际上我在心里幻想过无数关于夕翻莲分配的可能，可能会混战，可能会联盟。但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，那个灵气浓到凝成白雾的湖里，竟然是.....空的。

我第一反应就是看陆流，然而他并不意外的样子，冲尘松老头挑挑眉：「尘道友，看来你的情报有误啊。」

老头目瞪口呆：「这.....这不可能！定是有人先行一步了！」

金玄没搭腔，只是面色阴沉地盯着那水池，久久不语。大概是晋级希望破灭，尘松面色颓然灰败，眼神惨淡，倒有了几分老年人的可怜。

可惜陆流毫无尊老爱幼的思想：「既然这夕翻莲不在了，那我们的合作倒也无从说起。尘道友，不如我们这就散了吧？陆某要带两个小徒在这战场里四处转转，看能否遇到什么机缘。」

他召出飞行法器，就要带着我们飞走，却被陡然叫住。

「慢着！」

这声音居然是金玄发出来的。

他冲陆流一拱手：「道友，这夕翻莲一事我也听妖族中前辈说过，想来是不会出错的。如今既然如此，必定有什么古怪，不如我们一同联手，去湖底瞧瞧如何？兴许是这夕翻莲还没到开放的时候，仍然藏在水下。」

陆流抬抬眼皮，语气欠揍：「不好意思啊道友，没兴趣。」

金玄眼中凶光一闪，又强压下去。忽然嘴唇嚅嚅不见出声，想必是和陆流传了什么音。果然陆流沉吟片刻，道：「道友执意如此，陆某只好却之不恭了。不过你我二人终究还是单薄了些，不如叫上尘道友一起？」

尘松毫不犹豫点头：「好！」

然后三个人干脆利落跳水里去了，留下我们这群菜鸡面面相觑。我心中隐约觉得不安，陆流就这么把我丢在这里，万一女主兽性大发要杀我，青叶肯定是不会帮我的，那我岂非死无葬身之地？

想到这我赶紧小步小步往后挪，以求离女主远点。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，她神色冷冷地看过来，不知道在跟谁说话（大概是男主仇天吧）：「我做事从不留尾巴！既然她与我有仇，当然要趁此机会解决掉她再下去！」

说完拔剑朝我刺来。

我靠！靠靠靠靠靠！

宁这也太暴躁了吧？！

我躲避时往青叶那里看了一眼，他果然一副盲人模样，仿佛看不见他美丽可爱的师妹生命正在受人威胁。我在心里暗骂了青叶和林天樱一百句，勉强避过那凌厉的剑风后，退无可退，只能咬牙跳进了湖里。

没想到林天樱这厮竟然毫不犹豫地追了下来。

我在心里卧槽了三声，拼命往下游，同时回头去看。入水后，她身上有黑雾涌出，渐渐凝成一道半透明的清晰人影，而那人的脸——

竟然和陆流一模一样。

？ ？ ？

如果这是一幅画，我的头上一定浮着三个硕大的问号。

我震惊地看着不远处的林天樱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好在逃生的本能让我脚下动作没停，却渐渐因为光线消失，而彻底沉入一片黑暗的世界里。

我愣了一下，从乾坤袋里摸出一颗月光石，一团柔和的光出现，照亮了四周方寸的空间。

湖底为什么是这样的世界？

我惊疑不定地四下张望，可是这里似乎会限制光的传播，以至于能见的范围很小。更重要的是，本来离我不远的林天樱竟然不见了。

那早先下来的陆流他们三个呢？难道还在下面？

因为害怕往回走又会碰上杀气腾腾的林天樱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潜。单调的光与暗不知道在我眼前充斥了多久，终于蓦然一变。

无边的水下世界下面，竟然还有一片场景昏暗的陆地通道！！

我一时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个构造，但结合之前看过的小说，这地方一定不平凡。况且陆流和尘松老头他们下来这么久了却不见人影，想必也是在这里。

于是我挑了一个方向，慢慢往过走，边走边思考刚刚那个差点没把我吓死的画面。

其实原文里对于陆流和仇天的外貌描写的确是模糊的，可能因为作者的水平不太高明，两个人的描写仅限于「狭长的双眼，高挺的鼻梁和深邃的轮廓」，其实几乎等同于一个惯用的模板。

那么这两个男人长得一模一样，好像也没什么奇怪的。

我勉强说服自己接受了这么一个扯淡的观点，沿着通道继续往下走。这地方似乎是用青灰的岩石铺成的，四面看上去潮湿而压抑。

刚拐过一处转弯，我眼前陡然一花，有撕裂的风声灌入耳中。我下意识后退一步，再抬眼，白翎扇已经激发了自动护主的功能，漂到了我面前。

我握住它，抬头警惕地看过去。

这个偷袭我的玩意儿，居然是一只巨大的蝙蝠。它瞪着猩红的眼睛，一张嘴就呼出灼热的气息。更重要的是一边翅膀似乎受了伤，鲜血淋漓的同时，扇起来也格外费劲儿。

说实话，穿越了这么久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遇上妖兽，要和它正式战斗（以前都有陆流的保护，莫名令人心安），并且这玩意儿看起来就不太好惹的样子，因此我不免有些许慌乱。好在这蝙蝠大概也是因为受了伤的缘故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
于是我们就这么僵持在了这里。

吞了吞口水，我忽然想起白翎扇目前没什么攻击性强的能力，而环境激发对蝙蝠来说大概也是没用的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由更紧张了，想换饮雪剑，又怕我稍微一动，就打破了这份脆弱的平衡。

进退两难的我正在心里拼命纠结，心口忽然传来一阵剧痛，接着就是一股凉意飞速从心脏蔓延到四肢。

我僵了一下，慢慢低下头，看到银白的剑尖从我心口穿出一寸，上面还滴答往下低着血。又张了张嘴，感觉到一股带着铁锈味的热流从喉咙涌出。

身后近在咫尺的地方，传来了林天樱的冷哼声。

30

剧痛。

这股痛把我从骤然失血的眩晕感中拽了出来，而后直冲天灵盖。我在和平年代生活了 20 多年，就算骤然穿书也就是跟在陆流身后看看戏，头一回被穿了个透心凉，从来没感受过这种级别的痛，我整个人都蒙了。

倒抽了口凉气，我缓缓回过头，林天樱握着剑柄，在一米远的地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眼中微微透出冷意。

下一秒，她动作利落地把剑抽了出来。

鲜血四溅，我捂着伤口踉跄了两步，头晕目眩中疼痛愈发剧烈，只能靠着墙壁剧烈喘息，然后缓缓地滑落下去。目光朦朦胧胧中，林天樱握着滴血的剑走到了我面前。

「我.....我和你好像也没多大的仇吧.....」我艰难地说，「大姐，何必赶尽杀绝.....」

她扯动唇角：「你是变数，必须要死。」

变数？什么意思？难道——

我震惊地看着她，正要说点什么，林天樱已经重新举起了剑。然而这一次并不是对我，而是身后那只被忽略了有一阵的巨大蝙蝠。

蝙蝠显然修为不低，接近化形期的模样，按理来说林天樱是绝对不可能打过它的。只是它恰好受了伤，重伤之下也勉强能和有仇天帮忙的林天樱斗个旗鼓相当。两个人的战场从我身边渐行渐远，徒留我一个人寂寞地留在原地，感受生命的流逝。

无论凡人还是修士，心脏都算是致命的地方。我记得原文里林天樱修成金丹后，用紫龙的鳞片给自己打造了一枚护心镜，并且这东西在她之后和一只蝎子妖兽斗法时，的确救下她一命。

她那一剑给我扎了个对穿，想必她也是猜到我活不了了，这才放心地追着蝙蝠离开了。

墙壁的冰冷穿过衣料接触到我皮肤，意识渐渐模糊，我觉得自己大概是必死无疑了，虽然这个死法显得有些轻率。不知道过

了多久，忽然有一阵细小的温热暖流从手心一路向上，渐渐沿着血管流遍全身。心脏处细细密密的轻微麻痒，低头看去，是破开一个血洞的皮肉在缓慢修补。

我愣了愣，脑中忽然闪过陆流曾经说过的话：「水溯玉，有枯木逢春、时光回溯之效。若是用在白翎扇之上，能彻底将之补全，并可保你元婴不灭，还能跳出生死轮回。」

是白翎扇！

这东西在我的手里闪出莹莹白光，光芒沿着手臂铺陈而上，把我整个人都吞裹进去。我像泡进温水里，一瞬间就觉得昏昏沉沉。恍惚中，有个人来到我面前。漆黑的靴子尖停在一寸远的地方，我缓缓抬起头，看到熟悉的陆流的脸。

但神情却是陌生的。他皱着眉打量我，黑色瞳孔中的神色从疑惑到恍然，接着唇角挑起一抹冷笑——我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，这个人不是陆流。

陆流这笑面虎才不会对我做出这样的表情。

果然，下一秒他开口，嗓音冰凉沙哑。

「原来，他选择的是你。」

31

说完这句话，「陆流」就闭上了嘴，对我惊愕的发问置若罔闻，伸手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。

我这才意识到这不是幻觉，也不是梦。

虽然伤口已经痊愈了，但那股痛感并没有完全从我的身体中剥离。「陆流」毫无怜悯之心，拽得我疼到发颤，且在我吃痛叫出声时毫不犹豫给我贴了张噤声符，然后拖着我到林天樱离开方向追了过去。

事情能发展这一步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，也和我记得的原著剧情不一致。我一边被拖着往前走，一边在心里默默思索这人的身份。

之前林天樱潜下水追我的时候，我看到她身上涌出的黑雾凝结成陆流的脸。毫无疑问，那黑雾就是仇天的灵魂——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和陆流长着同一张脸，但我几乎可以断定，眼前这个人就是仇天。

可是仇天为什么会离开林天樱的身体？又为什么能重新找回来？难道他知道我没死？

.....又或者，他还有别的目的。

我脑洞大开，在心里琢磨了半天剧情走向，直到仇天蓦然止住步伐。我下意识抬起眼看过去，在不远处看到了气喘吁吁的林天樱。

她长发散落，裙摆凌乱，衣袖和身上星星点点都是血迹，正用剑撑着地面，垂落的头发挡住了大半脸颊。

她的面前，一只硕大的蝙蝠尸体横陈。再往前，竟然是尘松和金玄。

我心头先是一惊，接着很快涌上喜悦和希望。既然他俩都在这儿，那说明陆流那厮也在这儿了？那我不是终于得救了？

然而我的希望终究是落了空，目光环视一圈，压根儿没发现陆流的存在。反倒是那两个本该强势高傲谁都不放在眼里的高阶修士，向仇天投来了警惕的目光。

仇天没理他们，拖着走向了林天樱：「解决完了吗？」

她回首，点头：「死了，我收集了两个玉瓶的血，想来是够了。」

这时候，不远处两位配角开始加戏。尘松咬牙切齿一副追悔莫及的样子：「妖女，你竟然与魔修勾结，蒙骗我孙，定然对我人族修士心怀不轨，有所图谋！」

林天樱扫了他一眼，没出声，只是提了提手里的剑以示威胁，尘松老头识趣地闭上了嘴。我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心道你好歹也是个化神期修士，怎么怕女主一个筑基期怕成这样。

尘松沉默了，二号炮灰又开了口：「人修，我金玄与你素日无冤无仇，你要做什么也不关本座的事。你便放我离去，此处诸事我皆不插手，可好？」

林天樱思考了一下，虽然摇头拒绝，但语气到底客气了不少：「金道友，我有秘密在身，今日亦有要事要办。若此时放你离

去，我不放心。不过你放心，此事了结后你尽管离去，我绝不阻拦。」

于是金玄也闭了嘴。林天樱从乾坤袋里拿出一张像是丝绢一样的东西，仔细看了看，皱眉道：「应该就是这里啊，怎么毫无线索？」

这里？哪里？！

话音未落我就开始环顾四周，并疯狂而仔细地搜索，虽然一无所获，但我至少明确了一件事。

林天樱和仇天，他们俩要在这里，找什么东西。

32

「按照那个山洞遗骨上写的线索，金仙留在人界的密室应该就在这里。」林天樱低着头仔细研究手里的丝绢，我远远地观察了一会儿，在那上面看到了一些交错的线条。

所以，这玩意儿居然是个藏宝图？

趁他们研究地图，我一边小步小步往远处挪，一边在心里回忆原文剧情。

原文主题还是言情小说，所以核心线还是写男女主的情感，对于一些副本和主线剧情转折的描写都有些语焉不详。我这会儿也只能想起林天樱和仇天进了战场的一间密室，并且这密室中有仙界落下的丹药。再详细的事情，作者就没写了。

写个小说这么草率，我真是.....想口吐芬芳。

正想着，我眼前陡然一花，接着一阵剧痛从天灵盖直窜心脏。林天樱将一枚银针飞过来，正好钉在我眉心，浑身上下本来在缓缓流淌的灵力顿时一滞，连带着我小步挪移的动作也僵在原地。

「就知道你不老实。」

林天樱冷冷地看过来，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东西的来历。锁灵针，用极寒与极热交界处的天外玄铁锻成，极为罕见，能封印住元婴期以下修士浑身的灵力整整两个时辰。当然，这东西要在对方没有动用一丝灵力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，比如我刚才那个倒霉状态。

逃跑计划被迫半途终止，我无奈下只能摆出一副无比真诚的表情，认真和林天樱谈判：「朋友，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你我之间其实也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生死大仇，无非就是几次小冲突，你来我往的也算扯平了。要不你放了我，我保证接下来不管你要做什么我都不参与，也不干扰，可以吗？」

林天樱歪着脑袋看我，眼中明晃晃地透露出嘲弄之意，我瞬间感觉自己被羞辱了。

「秦绒绒，你怎么这么天真？」林天樱慢悠悠地说，「你抢我丹药，人多势众夺我白翎扇，还处处与我作对，你我之间已是死仇，你还指望凭你三言两语，恩怨就一笔勾销吗？」

果然是女主，记性真好，连时间线也理得清清楚楚。

「姐，咱话不能这么讲啊。」我试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，「我们修士讲究逆天而行，所以不管是丹药还是法宝，从来都是有缘有实力者得之。人人都有过这样的冲突，也不能就这样结成生死大仇吧？」

「既然是有实力者得之，不然你把白翎扇还给我？」

我一时语塞，明知道她在戏弄我，然而这个角色颠倒，我也没啥反抗的办法，只好讪笑：「如果能还我肯定马上还给你，主要是这东西被我炼成本命法宝了，想还也没有办法了——」

「简单啊，杀了你不就好了。」

伴随着这句轻飘飘又冷冰冰的话，一言不合，林天樱手里的那柄剑，又横在了我颈间。

33

「别闹。」仇天一抬手制止了她，顺便不带感情地扫了我一眼，「我不知道为什么陆流会选择她，所以秦绒绒现在还不能死。等我拿到我要的东西，陆流也不再向着她，那时候随便你动手，想怎么处置都行。」

人为刀俎我为鱼肉，我目前的境地似乎有点悲惨，但我更在意仇天说的话中所隐藏的信息。「陆流选择了我」这句话他已经提过两次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

原文里并没有提到仇天和陆流是否是旧识，所以我心里默认他们俩并不认识，就算之后会有什么纠葛或者冲突，那也是因为

都爱上了林天樱的缘故。但纵观我来之后整个剧情线的发展，显然这个世界和原文中模糊的叙述相比，很多地方都清晰了，而且与我想象中截然相反。

配角与炮灰们暂且不论，反正小说中最重要的几个角色，林天樱、陆流和仇天，他们表现得并不无脑，而且感情线的发展也和原文节奏完全对不上。

我脑中隐约有个猜测的轮廓雏形，但却始终无法再清晰。

不过有些事倒是可以大胆猜一猜，比如仇天很早就认识陆流了，虽然不知道是单向还是双向的，而且陆流那里，还有他需要的东西。

可能我身上也还有什么秘密是他需要的.....？

我往旁边瞟了一眼，尘松老头和金玄仍然乖乖巧巧站在原地安静如鸡，想来也不是真的害怕筑基期的林天樱，而是在忌惮仇天的存在。

我额头插着针在原地站着，和一旁的两位无聊对视了许久，林天樱和仇天似乎终于从那张图上研究出了什么门道。不知道他们搞了些什么东西，林天樱掏出两个玉瓶，把里面暗红色的血液倒在了一块白石的凹槽上。

下一秒，光芒大盛，照得人睁不开眼睛。我被一股莫名的吸力拉扯着向前，朦胧里似乎看到一扇漆黑的大门从光源深处缓缓升起，门后是深邃黑暗的未知世界。我努力想抗拒那股力量，

但被林天樱那该死的锁灵针封住了全身灵力，所以只能像只弱鸡一样任人宰割。

眼看着黑暗越来越近，我下意识闭上了眼睛，不想面对接下来要面临的世界。

「绒绒！！」

陆流惊怒的声音陡然在不远处响起，我猛地睁开眼，不敢相信地回头望去——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忽然有救命稻草出现，这么偶像剧的剧情也会发生在我这个炮灰女二身上吗？

接下来的事实证明了，炮灰永远是炮灰，连陆流这炼虚期的强大修士也没能救下我。纵然他拼尽全力飞过来，也只从那股强大的吸力中扯下我一小片裙角。我目光流转，从陆流一路滑落到他几步之外的林天樱脸上。

林天樱与我对视，眼中尽是仇恨与不甘。

我微微一愣，还不等我作何考虑，已经半身坠入黑暗中。有一股力道握住了我的手腕，传过来冰凉的温度。再抬头望时，我眼中最后留下的，是陆流伤心欲绝的神情。

他的眼睛本来澄澈得像是湖水，但这一刻忽然就填进去许多碎冰，冷得让人发颤，偏生又无比脆弱。

.....为什么？

沉进黑暗的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，那张脸，我很久以前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